

性经验史

(第一卷)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I)

认知的意志

la volonté de savoir

性经验史

(第一卷)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I)**

认知的意志

la volonté de savoi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经验史.第1卷,认知的意志/(法)福柯著;余
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ISBN 978-7-208-13810-0

I. ①性… II. ①福… ②余… III. ①性学-研究
IV. ①C91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08543 号

译者前言^①

《性经验史》是当代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1926—1984)花费十几年时间潜心研究的结果。自从1970年被选入法兰西学院以后,福柯迫于教学的压力,开始在课堂上讲授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而且每年都不得不更新内容。在法兰西学院,他每周三上课,从1970年到1984年,他共开出了如下课程:(1)1970—1971年,讲授“认知的意志”;(2)1970—1972年,讲授“刑罚的理论与机构”;(3)1972—1973年,讲授“惩罚的社会”;(4)1973—1974年,讲授“精神病学的权力”;(5)1974—1975年,讲授“反常者”;(6)1975—1976年,讲授“必须保卫社会”;(7)1976—1977年,停课一年;(8)1977—1978年,讲授“安全、领土和人口”;(9)1978—1979年,讲授“生命政治的诞生”;(10)1979—1980年,讲授“对活人的治理”;(11)1980—1981年,讲授“主体性与真理”;(12)1981—1982年,讲授“主体解释学”;(13)1982—1983年,讲授“对自我和他人的治理”;(14)1983—1984年,讲授“对自我和他人的治理:讲真话的勇气”。由于健康的原因,最后两年的课并没有正式开成,只是做过几次讲演。

据“福柯中心”负责人 François Ewald 说,福柯正是在整理这些

^① 本文的部分内容曾发表在2000年第4期的《世纪书窗》上。

讲稿的基础上，先后发表了《规训与惩罚》（1975年）和《性经验史》（1976年和1984年）。不过，相比较而言，《性经验史》的成书过程要复杂得多。1976年，福柯出版了《性经验史》的导论《认知的意志》。在该书的封底上，他预告读者《性经验史》共有六卷：第一卷《认知的意志》、第二卷《肉体与身体》、第三卷《儿童的十字军东征》、第四卷《女人、母亲和癔病患者》、第五卷《反常者》、第六卷《人口与种族》。

《认知的意志》的基本观点与《规训与惩罚》一致，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两本书都以权力关系及其运作方式作为研究的对象。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是以身体作为研究权力关系运作的支点，讨论的是权力如何依靠制约身体的“规训”程序贯穿于整个社会之中；而在《认知的意志》中，他进一步以“性经验”作为权力关系运作的支点，关注性经验与这一权力机制的关系，并且试图提出一套新的“权力理论”。首先，福柯写这本书的动机与出发点是反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因为后者从压抑与解放的二元对立出发，认为性从来只是被否认和被压抑的，但是，福柯却发现，从16世纪末以来，性不仅被压抑，而且被激活起来，不断被生产和繁殖出来。这正是各种权力关系在性经验的机制中运作的结果，简言之，压抑与解放恰恰是权力机制中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它表现为对肉体的惩戒权力和政府对人口的调节权力，即“我们大家都生活在‘性’社会里，或者说是生活在‘性’之中。权力机制告诫身体、生命、繁衍生命的东西、增强人种的东西注意自己的力量、控制能力或者供人使用的能力。权力‘向’性谈论性……”^①总之，在“身体”与“人口”的连接点上，性变成了以管理生命为中心的

^① 《性经验史》，法文“如是”版，第194页。

权力的中心目标。

《性经验史》第一卷出版后，福柯却沉寂了很多年，一直没有按照预告整理出版《性经验史》的后5卷。据 Didier Eribon 在《米歇尔·福柯》中说，其实资料已经准备就绪，福柯的桌子上“摆着标有不同题目的卷宗，等待最后完稿的时刻”。从1976年到1984年，在他去世前，福柯不断重写这些手稿，它们“乍一看字迹几乎不能辨认，上面到处都是补白和涂改”。^①从中不难发现，福柯已经改变了想法，不再想撰写预告过的《性经验史》的续篇，而是完全打乱了计划。他开始对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早期文学发生了兴趣。为此，他经常前往索尔舒图书馆查找有关资料，又写出了大量手稿。从1979年起，他先后应邀在美国一些著名大学讲演，首次展现了这些新的研究成果。1979年10月，他在斯坦福大学作了有关“教士权力”的讲演：“普遍性与特殊性，走向政治理性批判”。1980年10月，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了“真理与主体性”的讲演。1983年后，他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设了“自我的教化”的公开课（它后来成了《性经验史》第三卷的第二章）。同年秋天，他继续在该校讲授“自由化”、“治理艺术”和“讲真话”的课程。这些讲演与他在法兰西学院的授课主题是一致的，在内容上亦是互补的。此外，美国大学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和高效管理对福柯亦帮助良多，使他加快了《性经验史》续篇的写作步伐。

不难发现，在1976—1984年间，福柯思想经历了一次重大变迁。在《认知的意志》中，他试图在基督教及其忏悔学说中寻找“性话语”的来源。1979—1980年，他在法兰西学院讲授“对活人的治理”这一课程，专门研究“早期基督教心灵忏悔的考察程序”，

^① 迪迪埃·埃里蓬：《权力与反抗：米歇尔·福柯传》，谢强、马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05—306页。

他提出的问题是“人们不只是简单的服从，而且可以通过陈述它来表明对自己的治理是如何形成的”。在这一讲稿的基础上，他完成了《肉体的忏悔》一书的第一稿。^①但是不久，他发现这种对自己的治理只是“自我的伦理”和“自我的技术”的一种晚出的形式，其来源还可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异教文化”。他进而发现，基督教的“苦行”观念在异教文化中已经存在，但是它不是出于“原罪”的考虑，而是“自我的技术”和“自我的教化”的问题。^②于是他又计划另列二卷（《快感的享用》与《关注自我》）来研究异教道德观如何在基督教发展的前夕建立起这些“规则的方式”。由此，《性经验史》的整个写作计划又颠倒了过来：第一卷《认知的意志》（1976）、第二卷《快感的享用》、第三卷《关注自我》和第四卷《肉体的忏悔》。

1984年6月，福柯还专门为即将出版的《性经验史》后三卷撰写了“内容概要”：

《认知的意志》陈述这一系列研究的初步计划不是重构性行为 and 性实践的历史，也不是分析那些（科学的、宗教或哲学的）思想，人们通过这些思想表现这些行为，而是弄清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像“性经验”这样的东西是如何被构造的，这个概念人所共知，但在19世纪初之前却从未出现。

把性说成是一种历史的构建的经验意味着研究欲望主体的谱系学，还意味着不仅要上溯基督教传统的形成初期，还要追溯古代哲学思想。

福柯在从现代通过基督教返归古代文化的过程中，遇到了一

① 迪迪埃·埃里蓬：《权力与反抗：米歇尔·福柯传》，谢强、马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58页。

② 迪迪埃·埃里蓬：《权力与反抗：米歇尔·福柯传》，谢强、马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59页。

个简单却又常见的问题：为什么性行为，为什么属于性行为范畴的活动与快感会成为伦理学关心的对象？为什么在不同时期这种对伦理学的关注显得比人们对诸如滋养行为或履行公民义务之类的个体或群体生活的其他领域的关注更重要呢？这种应用于希腊—拉丁文化中的生存问题似乎也涉及人们可以称作“生存艺术”或者“自我的技术”的实践的整体。它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全面研究。这就是福柯最终将他的广泛研究全部重新集中在古典时代文化至基督的最初几个世纪的欲望之人的谱系学上的原因。三卷本使他的研究形成整体：

——《快感的享用》研究性行为被古希腊思想视为道德评价和选择范畴的方式，以及它所参照的主观化的方式：道德实质、服从类型、自我设计和伦理目的理论的形式。研究医学和哲学思想如何制定这种“快感的享用”和表达那些构成与自己肉体的关系、与自己妻子的关系、与孩子的关系、与真理的关系这四大经验轴心循环的主题。

——《关注自我》分析公元最初两个世纪的希腊和拉丁文献中提出的问题，及其他在自我关心控制着的生活艺术中所经历的变化。

——最后《肉体的忏悔》探讨基督教最初几个世纪的肉体经验以及欲望的宗教经典和无邪辨读在基督教中所引起的作用。^①

不久，《快感的享用》和《关注自我》如约出版。但是，最先完成的《肉体的忏悔》却一直没有出版的消息。原来是艾滋病赶在福柯修改完它之前发作了，夺去了他的生命。也许是崇尚完美，福柯

^① 迪迪埃·埃里蓬：《权力与反抗：米歇尔·福柯传》，谢强、马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61—362页（译文有改动）。

在去世前还表示了“不出版遗著”的愿望。他的家人为了尊重他的这一遗愿，至今不许出版《肉体的忏悔》。

在最初翻译本书以及此次修订过程中，我曾先后参考过 Robert Hurley 的英译本（*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An Introduction*, 1978）、张廷琛先生等译的第一、二卷《性史》（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1月）和尚恒先生译的第一卷《求知之志》（收入杜小真女士主编的《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12月）。本书所附的“福柯年表”则是根据 François Ewald 编写的《福柯年谱》（“*Repères biographiques*”，收在法国《文学杂志》1994年福柯专号上）编译而成的。此外，为了方便读者，我还编写了“人名索引”。不过，限于篇幅，我没有对书中出现的大量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人物给出“专名释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勒布古典丛书”（复旦大学图书馆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皆有收藏）。

其次，我要说明的是，《性经验史》的“译者序”是根据 Steven Best and Douglas Kellner 的《后现代理论：批判的询问》（*Postmodern Theory: critical interrogations*）、Frédéric Gros 的《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书编写而成。考虑到当时在“译者序”后对此未加注明，加之它与《性经验史》本身的关系不大，所以这次就把它删去了。

最后，对于法国伽里马赫出版社对外版权部 Anne Delmas 女士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哲学系主任 Claude Ambert 教授在版权与翻译方面的帮助，表示深深的谢意。

由于本人学识浅陋，这本译著虽经修订，错误之处仍然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余碧平

2002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我们是“另一类维多利亚时代的人”	001
第二章 压抑假说	013
一、 话语煽动	015
二、 性倒错的插入	030
第三章 性科学	043
第四章 性经验的机制	063
一、 目标	069
二、 方法	078
三、 范围	087
四、 分期	097
第五章 死亡的权利和管理生命的权力	111

第一章

我们是“另一类维多利亚时代的人”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忍受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生活规范，至今仍然如此。这位一本正经的女王还出现在我们性经验的徽章上，矜持、缄默和虚伪。 9

在17世纪初叶，人们对性还有几分坦诚。性生活不需要什么隐秘，言谈之间毫无顾忌，行事也没有太多的掩饰。时间一长，大家对这些放肆的言行也见怪不怪了。如果与19世纪相比较，对于这些粗野的、猥亵的和下流的言行的约束要宽松得多。那时，人们举止袒露，言而无羞，公然违反礼仪规范，裸体示人和随意做爱，对此，成年人开怀大笑，夹杂在大人们中间的小机灵鬼们也毫无羞耻和局促之感。这个时代是肉体“展示”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之后，黄昏迅速出现，直至维多利亚时代资产阶级的单调乏味的黑夜降临。于是，性经验被小心翼翼地贴上封条。它只好挪挪窝，为家庭夫妇所垄断。性完全被视为繁衍后代的严肃的事情。对于性，人们一般都保持缄默，惟独有生育力的合法夫妇才是立法者。他们是大家的榜样，强调规范和了解真相，并且在遵守保密原则的同时，享有发言权。上自社会，下至每家每户，性只存在于父母的卧室里，它既实用，又丰富。除此之外，其余的人对性都不甚了了。于是，彬彬有礼的态度就是要避免肉体的接触，用词得当就是要求净化语言。如果性无能的人一直无法生育，而且到 10

处张扬，那么他就被视为变态的人。他将要接受这种身份，并且应该为此遭受惩罚。

一切没有被纳入生育和繁衍活动的性活动都是毫无立足之地的，也是不能说出来的。对此，大家要拒绝、否认和默不作声。它不仅不存在，而且也不应该存在，一旦它在言行中稍有表现，大家就要根除它。以儿童为例，大家知道他们是没有性的：因为大家让他们忌讳性，禁止他们谈及性，在他们将要露出性器官的时候要紧闭双眼和捂住耳朵，而且一定要完全保持沉默。这就是压抑的实质，它有别于刑法的简单禁令：虽然它也是禁止对象存在，但是它还是保持沉默的命令、对禁止对象存在的肯定，而且证明对性不要去看和了解。因此，根据这种蹩脚的逻辑，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就暴露无遗了。不过，它也会被迫作出某些让步。假若真的不得不向越轨的性活动让步，那么也要到别处寻欢作乐：它们在那里即使不属于生育活动，至少也是赢利的行当。妓院和诊所都是这种宽容之所：娼妓、嫖客、拉皮条的、精神病医师和他的歇斯底里病人——这些人被斯蒂芬·马尔库斯称为“另一类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似乎悄悄地把不可说出的快感变成了可以计价的东西。他们的言行举止必须是隐秘的，因而这些交易的代价不菲。只有在这里，放荡的性才有权以各种真实的、但又孤立的方式出现，才有权用各种受到约束与规范的暗语说出来。而且，现代清教主义还到处强迫人们遵守它的三项律令：即禁止、否认不正当的性活动，对性活动本身也要默不作声。

在这两个漫长的世纪里，性经验史应该首先被读解成压抑不断增大的编年史，对此，我们要问：我们将会摆脱压抑而获自由吗？有人告诉我们：进展非常小。这也许是弗洛伊德说的。但是，他的研究在医学上仍然非常慎重，从科学上确保性是无害的，为此还

提出许多警告，认为只有在床第与话语之间最安全和隐秘的地方才能纵情享受云雨之乐，但是也只是在床上说些有用的悄悄话。难道性事就不能换一种方式吗？有人会向我们解释：如果自古典时代以来性压抑一直是连接权力、知识和性经验的基本方式，那么我们只有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从中解放出来。这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违反法律，解除禁忌，口无遮拦，重新享受现实的快感，而且权力机制也要发生结构转变。这是因为即使真理发出的光亮再微弱，也是受制于政治的。由此之故，我们无法通过一次简单的医学实践或某种严格的理论话语而达到自我解放的目的。因此，大家指责弗洛伊德的因循守旧和心理分析的规范化的作用，指责它们在赖希的激烈批评之下的羞羞答答，指责性的“科学”所确保的一切性事整合的效果以及性学实践的暧昧之处。 12

关于现代性压抑的这一话语说得头头是道。毫无疑问，它不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它有着来自历史的和政治的郑重保证。在数百年的自由表达和开放之后，出现了压抑的时代，它源于17世纪，人们以此来配合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与资产阶级的秩序联为一体。性及其性游戏的小小编年史立即移入到生产方式的正统历史之中，从此不再微不足道了。于是这就产生了一种解释原则：如果性遭到非常严格的压抑，那么这是因为它是与一般的紧张劳动不相容的。当人们系统地使用劳动力时，除了为自身的繁衍需要最低限度的快感外，人们可能会容忍劳动力为各种快感而浪费精力吗？也许，性及其结果不容易被了解，但是由此而形成的对它们的压抑却是易于分析的。性的动机——性自由的动机，还有人们获得性知识和有权谈论性的动机——其正当性是与政治动机的正当性联系在一起的：性本身是属于未来的。也许，多疑的人会问，为了竭力维护性的历史而设置的这么多预防措施，这是否还带有各种古老的羞耻心的痕 13

迹：好像是为了这一话语能够被掌握或接受，必须先有这些重要的关系。

但是，用压抑来说明性与权力的关系也许另有让我们非常满意的原因：即对说话者有益。如果性受到压抑，也就是说性被禁止、性是虚无的、对性要保持沉默，那么谈论性及其压抑的惟一事实就是一种故意的犯禁行为。谁这样谈性，他就站到了权力之外的某一位置上了。他搅乱了法律，预见到一点未来的自由。今天，大家就是以这种庄重的态度来谈论性的。当最早的人口学家和 19 世纪的精神病学家需要提起性时，他们认为自己必须为让读者们关注如此低级无聊的主题而道歉。几十年来，我们也是不装腔作势一番，是不会谈论性的：因为我们意识到这是在冒犯现实的秩序，也知道说话的语气是有颠覆性的，而且隐含着逃避现在、召唤未来早日到来的热情。这样，反抗、自由承诺和下一个奉行不同法律的时代这些东西就轻易地进入了这一关于性压抑的话语之中。在此，我们还发现某些古老预言的传统作用的现代反响。明天，性就会变好了。这是因为我们肯定了这一压抑，所以我们还可以小心地让由于担心成为笑料或历史的严酷性而妨碍我们中大部分人接近的目标共存：即让革命与幸福，或者革命与另一个更新更好的肉体，或者革命与快感共存。这样，就可以与权力唱反调，说出真相和享受快乐；把觉悟、解放和多种快感联系起来；坚持话语中认知的热情、改变法律的意愿和理想的乐园之间的相互结合。毫无疑问，这促使我们坚持根据压抑来谈论性；它也许说明了我们赋予一切性话语和细心倾听那些力图取消性话语影响的人的这一简单事实的商业价值。首先，在我们的文明中，倾听他人吐露性秘密的工作人员是要收取报酬的，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好像谈性的愿望和大家想要性的兴趣已经大大地超出了倾听的各种可能性，某些人已经把他们的耳

朵出租了。

但是，我以为比经济影响更为本质的是我们时代的话语存在，15
其中性、真相的展现、世界法律的颠覆、另一个时代的宣示和对一种最大幸福的承诺联成一体。今天，性成了这个在西方十分熟悉和重要的古老的说教形式的支柱。一个庞大的性说教——它拥有眼光敏锐的神学家和通俗的语言——数十年来渗透到我们的社会之中。它批判古代的秩序，揭露虚伪，歌颂直接的和实在的权利。它让人向往另一种城市。让我们想一想方济各派。我们想知道它怎样能够让长期伴随革命规划的激情和虔诚在西方工业社会中（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性上。

因此，被压抑的性观念不仅仅是理论问题。对只是在忙忙碌碌的和精打细算的虚伪的资产阶级时代才被驯服的性经验的肯定是对旨在说出性真相、改变现实中的性结构、颠覆支配性的法律和改变性的未来的话语的夸大成双成对的。压抑的内容和说教的形式相互传递和加强。说性没有被压抑，或者说性与权力的关系不是压抑关系，可能只是一种贫乏的悖论。这不仅损害了一个广为接受的观点，而且还是与支持这一观点的整个经济与所有话语“利益”相反16
对的。

我想从这一点出发确定一系列历史的分析，本书既是它们的导言，也是第一个粗略的研究：确定几个富有意义的历史时刻，勾勒出某些理论问题。总之，它探讨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因为虚伪而受到大肆抨击的社会，这个社会喋喋不休地谈论它的缄默，不厌其烦地细说它没有说出的话，揭露它施加的权力，许诺要从让自己运转起来的法律中解放出来。我不仅想完整地考察一下这些话语，而且还要研究引导它们的意愿和支持它们的战略意向。我要提出的问题不是：为什么我们受到压制？而是当我们说我们受到了压制时，为